

石

匱

書

石廬書卷第二百一

明 叙南張 岱著

儒林列傳總論

自道學與門戶界限不明而天下無道學矣我明之道學以東林而盛亦以東林而衰顧端文真道學也後之附端文者則真門戶非道學也蓋道學之號至姚江而始振然姚江之弟子儘多偽學此即以假道學而開門戶之漸東林之號至端文而始成然端文

之弟子更多偽人此又以真門戶而竊道學之名於
是攻真門戶者借道學為之抵當攻假道學者借東
林為之掩飾玄黃水火自萬曆丙午以來龍戰六十
餘年河北賊與朝廷朋黨共亂天下道學之為害可
勝道哉余故於東林未起之前擇其有志聖學者如
曹澗池薛河東陳白沙諸公此數公者皆深於道學
者也深於道學者乃不立道學之名不邀道學之譽
不以道學為徇監進身之資不以道學為終南便捷

之徑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名之以門戶不得名之以
朋黨不得即名之以線索衣鉢兩皆不得故曰儒也
嗟乎世之稱聖稱賢稱君子者亦多有之但求學者
無愧於儒者之稱屈指數之不可多得矣

曹端通池人篤尚理學專靜研究座下着足處兩靴
皆穿事父母孝志愉色父好善信佛見端居常言道
時召問之端作夜行燭書呈父其言佛氏以空為性
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也老子以虛為道非率性之

道人繇之路也。辨析甚精。父好之。卒尚於學。永樂中以鄉舉受霍州學正。將十載。以憂去。廬墓下。六年。服闋。改蒲州考績吏部。蒲霍二州上疏爭留之。成祖以霍先竟與霍。霍人愛端如父母。服其準。規矩度而不忍掘。疆伯領監臨大吏過者。敬謁請益。不敢以僚屬畜之。又六年卒於霍。霍人罷市巷哭。兒童下走。無不流涕者。貧不能歸塋。遂塋霍。二子瑜琛亦廬端墓。相繼死。塋端之墓傍。正統中。僉事張敬建祠於澠池。

其後有黃編修者，謁澠池祠，詢端墓，尚在霍，歎曰：曹先生一代名儒也。今其魂客殊鄉哉！捐貲屬縣令，并其子改塋於澠池。端所著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義、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存、疑錄諸書。彭澤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於劉誠意。宋大史道學之傳，斷自澠池始也。致書河南巡撫，請上章從祀孔子廟庭。石匱書曰：時至永樂草昧之後，繼以靖難，天下荒荒，未遑寧處。理學一

道不知視為何物乃獨有曹月川者篤信好學朝夕鑽研至座下兩瓶皆穿乎姚廣孝曰天下讀書種子止方正學一人余亦曰天下道學種子止曹月川一人澠池一綫係理學存亡其擔荷不重大哉

吳與弼崇仁人司業溥子也與弼隨宦京師年十八九讀孟子章句朱子以程子繼統於終篇歎曰聖道寥寥一至於此已讀程伯淳見獵有喜心語慨然自任曰乃今知聖賢之猶人也謂不可學而至哉遂棄

去舉子業辟人處一小樓研求經史及洛閩性理諸書足不下樓者二年尋以父命還里歸娶江行遇颶風舟幾覆同舟人驚怖無人色與粥獨正襟危坐已問之曰守正以俟命而已家居粗衣敝履不知其為執轡子弟也其學窮理居敬二軌一轍默誦精思無一念之襍於得喪毀譽之際澹然無繫中歲家益貧衣食不給室廬不蔽風雨躬畊自給苟非其義則一介不取嘗曰吾平生於患難困苦中得力獨多蓋所

造者實也。事親至孝。事繼母如母。侍異母弟友愛。夫婦相禮敬如賓。接朋友一以誠。講論切磋。每忘寢食。嘆宋末箋註之繁。無益有害。故不輕著述。省郡交以行誼薦大學士楊溥甚重之。而召不起。或問之。太息曰。官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難矣。吾庸起何為。天順間。以石亭薦。賜璽書加束帛。遣行人禮其廬。聘為時。天子以歷代曠絕之儀起與弼。乃應召。將至京。上喜甚。召大學士李賢曰。與弼至。當官何官。賢曰。今

東宮講學宜老成儒者司輔導莫如宮僚王問何職。
曰庶于諭德皆可。上曰與諭德左賢曰與弼至乞
召至文華殿賜顧問。上曰然賢又乞與館次供張。
是日命下朝士驚異謂與弼一布衣遭寵遇若此與
弼至召對文華殿命之前乃前。上曰聞卿特立獨
行者久矣特聘卿煩輔導東宮其毋辭。與弼對曰臣
少賤多病聖明過聽人言禮召臣臣不敢不至陛辭
謝臣自愧庸駑實不能供職。上曰宮僚優閒不必

辭賜文幣牢酒既退。上顧李賢曰：人言此老迂，此老不迂。其趣令就職。時南陽首以賓師禮遇之。公卿大夫徒履擁門而諂，忌譴起一日於南陽坐中，邂逅編修尹直與弼岸然坐上坐，而尹直隅坐侍之，艷然不平。南陽問下學上達，與弼曰：今且慢言上達，祇言下學功夫如何下手？尹不省，謂與弼疎淺不能條析大肆譏訕，而中官見與弼古服古處，又群起姍姍之。與弼見道與時忤，三辭不得命，稱猶疾不起。上諭

李賢曰與弼不肯就官勉留之以待秋涼送歸與弼
辭益力賢代為請上曰果爾亦難留乃允辭而與
弼上十事以廣帝德皆本洛閩言頒行上復召對春
注有加禮賜璽書遣官護送歸里命有司月給廩米
膳之終身焉尋卒學者稱為康齋先生與弼歸有弟
嗜酒不飭祖父田數畝盡為奪去與弼以其賜金墾
田荒山下以供養盛弟復謀斥賣與弼訟之守守張
瑣驚物人也致與弼於庭與弼免冠束腰以庶人禮

見張元禎聞而作書將告之素王鳴鼓其罪雖止不
達然與弼尋悔之矣。卒時年七十九石匱書曰胡居
仁陳獻章皆淵源與弼胡陳之學已普於世而與弼
尚有遺論何哉論者謂其訟田於公及為石亭作譜
跋稱門下士而已有弟不飭而與弼計及先人之祭
束腰跪庭用部民禮以見有司猶屬職哉余讀譜跋
雖寥寥數言而稱位之際未免毒蛇較之薛文清之
不見王振蓋天壤縣矣。

薛瑄者山西河津人也生而肌如水晶洞見五內母氏欲棄之祖仲義聞其啼聲止之曰體清聲望必異人也卜之吉年十二能詩賦從父貞為元氏教諭永嘉徐懷玉高谷魏希文濟南王素亨海寧李大亨范汝舟皆元舊儒謫戍玉田貞禮為瑄師於是豁然大悟悉去其詩賦而從講伊洛之學貞繼改鄆陵教諭故事生徒無舉者謫其教官充戍鄆陵從無舉者貞乃使瑄補鄆陵學生舉河南第一成進士授監察御史

史三楊慕其名，令人邀瑄，欲一識而瑄自御史糾劾之，以避不往。一日三楊於衆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稱嘆不置。正統中陞山東提學僉事，每臨諸生，親為講解，不事檮楚，皆呼之曰薛夫。予有生貧應黜，教官為言，瑄曰：「雖然，生祭祀有掌乎？」教官曰：「掌磬。」瑄曰：「聖門著教，尚矜不能，磬八音之一，生能鈞聲，固足器也。」遂復之。太監王振於瑄為同鄉，問三楊曰：「三晉之中而無為卿者，其無賢人乎？」三楊

以瑄為遂得召為大理少卿諸生注送數百里為位而尸之瑄至京入宿朝房三楊過之不值私其僕曰若主之卿王太監力也退朝當詣謝則不謝又使語之又不謝而振更先餉瑄則又卻之振大能以美官予人者我也不與薛公美官而以餉薛公之卻也至哉則改瑄為大理卿瑄不謝如前振一日問三楊曰胡不見薛卿三楊為語固將來也李賢瑄所厚門人使強之則又不謝曰奈何爵於朝恩於室久之振議

事東閣下諸御皆拜瑄獨立振望見頤而立者瑄也
直趨前連揖之曰某有罪某有罪慨然改容居頤之
振從于山通百戶安妻安死欲納之安妻責妻持服
不與山教妻告妻魘魅夫死者下御史自誣服瑄三
覆三反都御史王文大怒承振風旨劾瑄是古非今
故異成獄有詔廷問瑄呼文曰若安能問我若為御
史長當引嫌辭避文怒奏瑄不服理問坐當死下獄
瑄挾周易詣繫正統八年坐秋後取斬凡兩覆奏如

律瑄于淳等三人願一人代死二人充軍贖父罪不
允且行刑矣王振老僕伏竈下抱薪而泣振問之曰
聞欲殺薛夫子故泣耳振心動乃免戍邊衛未幾故
歸弟子從者甚衆振死以爲起大理寺丞尋致仕戶
部侍郎江淵言瑄心術正大操行淳潔宜復召用景
帝召瑄還職進南京大理卿中官金英奉使道南京
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於衆曰
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尋召爲大理卿撫松民饑貸粟

富室不得火富人室竄海中王文奉命往按籍八百
餘家皆坐謀反衆莫敢言瑄力奏得誅其渠魁文大
恨曰猶昔瑄也 英宗復辟以都御史楊善薦夜拜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上嘗短衣小冠
召瑄便殿瑄望見遽卻 上起易服乃入所陳皆正
心誠意之言于謙王文得罪坐凌遲瑄曰 陛下復
位天也今正月陽生乃天之道二臣罪 陛下用刑
宜體天乃詔減一等居數月議將求獅子於西番瑄

諫不聽又見石亨之橫日甚嘆曰介如石不終日正
君子見幾時也引疾懇乞致仕得允舟至直沽風雨
絕糧子淳慍見瑄杖擊之曰身困道亭介何慍既歸
四方從學益衆瑄惓惓以復性為教嘗曰讀書窮理
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以異於
買櫝而還珠也所著有讀書錄二十卷年七十六卒
其日風雷繞室白氣貫空贈禮部尚書謚文清祀於
瑄卿賜額曰正學嘉靖中官屢請從祀詔集議闕左

門皆謂瑄宜從祀制曰可石匱書曰分宜薦唐荆川而人以高黨荆川王振薦薛文清而人不肯以振黨比文清此其中大有分寸人不敢與立也文清自柄用以至放歸振用之振殺之振復生之復逐之更變多端而文清直付之不聞不睹域射鬼彈曾足以動文清毫末哉又曰家南軒先生死時肌如水晶洞見五內薛文清生時亦肌如水晶洞見五內一死一生皆現此奇異在佛家得之必以為瑠璃色相矣提

之天地之大靡所不有向以偏鵠之垣見一方為咄咄怪事亦鄙哉見矣

陳獻章新會人正統十二年舉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頰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戊辰辛未再上禮部不第聞吳康齋講伊洛之學躡蹻從之成化三年復游太學祭酒邢讓試龜山此日不再得詩大驚曰龜山不如也一時名動京師尋歸隱白沙十八年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召至

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
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特旨授
翰林院檢討獻章不辭上疏謝恩即歸至南安知府
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為石亭所薦以故不受
職求觀秘書冀得開悟主上惜時不悟以為實然言
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獻章以
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偽辭自後屢
薦不起獻章事母至孝朝夕不離側出外母有所思

念輒心動趨歸母死後終身不服純米給事中賀欽
執弟子禮肖獻章像懸於別室有大事必啓焉羅倫
改官南京修撰聞獻章議論即日解官去進士姜麟
以使事適貴州執贄往見出曰吾閱人多矣如白沙
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
至京師語人曰白沙今之孟子也嘗言學以自然為
宗以忘己為大以無欲為至其教人不立語言文字
有勸之著述則曰伏羲著述數畫耳况畫前元有易

乎。又曰六經之外散之諸子百家皆剽語也。故其詩曰莫嗟老慵無著述。真儒不足鄭康成。弘治十三年。年七十三。學者稱為白沙先生。萬曆中從祀孔子廟庭。謚文恭。石隱書曰。予讀國史載獻章之學。無以踰人。鎮海宿學有仕於朝者。皆不之許。獻章授官之後。稱病不謝而去。途中擁騶從別。又槩揚揚得意聞者。笑耻疑而不信。取獻章所著書讀之。而後知獻章也。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古人舉動亡也久矣。末世

耳目至自異也所謂嶺海宿學謂丘濬耶

陳真晟泉州人入成籍于漳之鎮海衛遂為漳人年
十八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學舉子業業成薦於
有司至省試聞試防嚴曰非所以待士士不宜以此
自待遂棄歸一意聖賢之學初讀中庸覺無統緒讀
大學乃知為學次第執以為據又讀大學或問得朱
子主敬之說曰此大學基本也求所為敬則見程子
以主一釋敬而以無適釋一遂推尋此心動靜求一

以為持養工夫曰養一於靜則容念不作矣持一於動則外誘不奪矣大學誠意一章學者鐵門關主一
二字玉匙鑰也又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
中矣天順三年用程順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
其書採程氏學制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圖二
一著聖人心學與天同運次著學者法天之運卒言
卒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
書未上先疏乞召臣陳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有議

竟寢既而走臨川就正吳聘君康齋甥兄子一八齋
糧以行戒之曰我死即瘞之道江西張元禎止之宿
叩其學大加稱許曰程朱以來先生學得其真矣雖
不見聘君可也遂還自以布衣詣闕上書因以布衣
自號既歿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題曰大明闕下西
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之墓提學副使姚
鏌祀之鄉賢祠石墮書曰學使者瑣闥試士搜檢防
察上窮髮際下至膝踵拘之如囚徒防之如盜賊少

有氣節者，未有不惻然心動，至陳剌夫之棄之而去也。蕭然布衣，直追正學，三百八十年魏、科甲寧足以及其榮辱。

胡居仁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七歲從學塾，言動如老成人。既而學於康齋吳與弼，以斯道自任，卜隱於邑之梅溪，謝絕人事。人亦無知之者。居仁之學以主忠信為本，求放心為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典，對妻孥如賓客，應接士友深

衣中屨終日儼然至一器一物區別精審洗盥不相
殺亂家本有餘推以與人不償不較資用貧窘華食
瓢飲處之泰然其蹈矩履繩端莊凝重而性度寬和
議論疊：四方士樂從之游至築室而居之語學則
曰為己語治則曰王道又曰第一怕見得不真第二
怕工夫間斷多有美質者好高入於禪騁詞入於矜
不知操存省察為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居仁家居
日以恍親為事父病劇效姜黔妻喪親喪哭踴背立

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至嘗適閩浙入金陵泛彭蠡所至豪傑若章懋羅倫張元禎皆相與講求麗澤以陳獻章倡勿忘勿助之學為亂苗之莠而莊景素放之士且使學者流於曠蕩之歸其歆求本實以真體驗如此成化甲辰年卒年五十一學者稱為敬齋先生陸瑞家曰本朝理學之臣胡叔心完壁也席珍懷待聘之資避世絕憂悶之志羅欽順稱其大類尹和靖萬曆中從祀孔子廟庭賜謚曰文敬石匱書曰

胡敬齋力主主敬之學一求之本實而蹈履之始惟是躬行孝道則古來作聖之基舍孝其美事哉曾子著孝經而玄雲聚於北極懷橘扇枕兒童常事而極其靈異至烏耘象耕神恠莫測孝道之大詎可思議也哉

羅倫江西永豐人其先羅開禮者仕宋宋亡提孤旅赴難死而文天祥為服喪倫莊重嚴毅居父母喪甚謹踰大祥日始沾酸醢之味成化二年憲宗制詔進

士倫對策萬言不屬草引論人主當接引賢士大夫
不宜多親宦官宮妾中貴人往來視試超納策倫曰
正及公等既奏天子以為第一授翰林修撰居數月
大學士李賢遭父喪憲宗用奪情故事使內臣持
詔留賢倫證賢所告止者三賢不能用時賢父八十
七歲而賢自其入仕違父者三十五年矣倫乃上疏
曰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下才末學
頃對大廷猥蒙選首嘗自感勵凡聖學君道之要朝

政綱紀之端、吏民風俗之弊、兵戈饑饉之禍、方欲提
領、䟽目、為萬言書以獻、以紓天下之望、以酬陛下
之遇、顧莖未久、諳練未深、又意廟堂大臣、百僚庶采、
必有憂臣所深憂、言臣所欲言、行臣所欲行者、臣恐
以疎遠驟進之人、踏冒越職、是以心雖懷憂、口未敢
吐、近者李賢遭喪、朝廷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
臣起復大事、左右侍從給舍臺官、必有正諫以扶綱
常、以植風化、以疎天下後世之所瞻望、乃率緘默、因

循至今、臣今復不言、是偷合苟容之徒、固非陛下
求臣本心、亦非愚臣報陛下風願也、臣伏讀陛下
策臣有曰、朕夙夜拳拳、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
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此言、真可為天地立民極、
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明人倫、厚風俗、
明人倫、厚風俗、臣謂莫先於孝、夫孝、天之經也、地之
義也、國非此不可、家非此不可、家、人非此禽獸矣、
中華非此夷狄矣、禮、子有父母之喪、居三年、不呼其

門所以教孝也。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親能忠君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者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

復之與。則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與。則禮所未見也。似與孔子之言不類也。似與陛下策臣初旨不合也。夫為人君者。當舉先王之禮以教其臣。為人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以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

論仁宗嘗用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詞有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用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詞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不抑其情二君未嘗以故事強其臣二臣者未嘗以故事徇其君故功澤加時名聲垂後史筆書之士大夫誦之無他君能教臣以孝臣有孝可移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高之王黼陳王

中賈似道之徒率皆援例起復數君未嘗不以故事起其臣數臣未嘗不以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困天下以之亂社稷以之傾貽禍當時遺臭後代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于君也詩曰朕鑒不遠在亶后之世陛下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起復之與則宋仁宗時契丹未嘗不驚驚也宋孝宗時金國未嘗不盛強也陛下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實可言使賢於天

下之事知必言言必盡 陛下於賢之言聞必行行
必力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不
言言不盡 陛下於賢之言聞不行行不力賢雖起
復猶不起復也且 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
賢士君孟也臣水也惟孟所方圓君好諫則臣直君
好諛則臣佞臣直則忤旨多忤旨多則君惡君惡則
祿絕而身危臣佞則順旨多順旨多則君愛君愛則
寵固而位安夫保祿而愛身固寵而安位者亦人情

也。陛下誠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略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害、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詠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見衆人之見、知衆人之知、察佞順之言、容忤直之諫、則衆賢群策、何又在賢、又何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然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不可不慎也。

夫賢之起復猶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然
先朝自楊漕而後未嘗有起某人為某官也此年以
來朝廷以奪情為常典縉紳以起復為美名食補衣
錦之徒接踵廊廟據禮守經之士寥寥苦塊遵行故
事一何多耶謂高謀遠慮足斷議耶何未見發也謂
折衝禦侮足定難耶何未見能也謂直氣勁節足勵
士耶何未見有也謂深仁厚澤足治民耶何未見行
也謂忠信謹論足補政耶何未見敢也意其平時阿

媚權勢及遭通喪之時則有曲為諛說以欺陛下
不曰有才可留則曰有例可引一蒙俞旨欣然就位
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且婦於舅姑喪
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服昔奪情於夫初無與於
其妻起復於父初無與於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
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
子惶恐其不信也為人父者望子之報豈擬至此哉
為人子者報親之心豈忍至此哉枉己未有能直人

忘親未有能忠君者也。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議，且從而為之辭，羣臣起復，大臣不為非，且從而成其事，互預已地，泐不忘慙，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為匿服之計。例在溥恩，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匿服以聽選；例在擬科，匿服以應舉；例在轉官，匿服以候陞；例在求賄，匿服以之仕；聖人之世，綱常敝壞，一至於此。夫親愛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恥言。況列在冠裳，聞聖人之遺者乎？孔子曰：是可忍也。又曰：下必有

甚焉。願陛下斷自聖衷，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其餘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令終制，脫有金革亦從墨衰。朝廷端則天下一大臣行，則群臣效，綱常正，則人倫明，而風俗厚矣。臣非不知臣言一出，忤風，昔犯禮之人不曰妄議，則曰迂譚，不曰求名，則曰室變，然臣區區之心，惟恐朝廷舉動，訾笑後世，是以昧死為陛下諫之。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明年召還，脩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受徒講學，日

以註經為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倫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錢、謝而弗受、或衣之衣、行過乞人死於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留其飯、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傍舍、予之比舉、火日已近、予亦曠然不以為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即放遣之、不復問、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為文章、以發其感慨、而人亦莫之知也、所著有一峯集若干

卷嘉靖初御史唐龍上言倫贈左春坊左諭德謚文毅石匱書曰武曌女主見賓王檄而啓宰相之失此人曹操奸雄見陳琳檄而謂此愈我疾是雖矯情欺世之言而其一改愛才服善之念則不可沒也李文達見羅倫疏而不歆然下拜乃黜之逐之必欲錮之終身何其褊邪唐介彈文潞公潞公不罪唐介而潞公之名反以此重休休文達乃見不及此哉

章懋浙江蘭谿人成化二年禮部貢士第一入翰林

為庶吉士逾年除編修內庭張燈下詞臣賦詩懋與
莊景黃仲昭上疏以為陛下張燈之舉或者兩宮
在上欲極孝養然大孝在乎養志豈以張燈為樂况
今兩廣四川遼東賊情難測北虜尤當深慮江西湖
廣亢旱數千里民不聊生雖蒙優詔賑卹而公私匱
乏計無所出可謂寒心此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之
時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味至如翰林以論思代言
為職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於君上固不可曲引宋

初蘇軾之教坊致語以取侮慢不敬之罪伏望將烟
火之費一切停止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
征伐勞後之士庶幾兵戈可息百姓可安其為孝也
大矣疏入忤上命杖闕下調外任懋左遷臨武知縣
京師人稱三君子時羅倫論內閣大臣起復非禮亦
謫官又稱為翰林四諫懋未行給事中毛弘論救改
南京大理左評事陞福建按察司僉事通商便民救
荒除盜泰寧縣盜發假托行部至縣使知縣王佐招

諭降其賜從者數千皆解同僚有言部使懋儒學不
知名願自行勅之部使使其僚往則已平乃悉戮招
降要功懋恥與爭絕口不道考績赴部以親老乞休
吏部尚書尹旻慰留之曰按君之年四十有一耳不
犯罪軟不犯貪酷不犯年老以何例黜君懋曰古人
正色立朝懋可考罷軟古人一介不取懋可考貪古
人視民如傷懋可考酷懋年未艾鬚髮蚤班可考老
疾是撫然驚歎為奏得請懋生平學問尊稟程朱無

敢悖異於鄉郡前儒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深所企
仰既歸閉門却掃足跡弗入城市力耕以自給四方
弟子執經問業刈蔬脫粟而餉之家居二十餘年公
卿臺諫屢薦弘治十四年陞南京祭酒丁母艱詔增
司業員虛席以待終制赴官作率南士多有興起滿
三載引年乞休三疏得請五年陞南太常卿尋陞南
禮部侍郎皆不赴世宗即位懋年八十六特陞南
京禮部尚書致仕踰二年賜璽書存問使者及門懋

已疾亟既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懿金華知府王九皋
奏懋清修苦節遺孤貧困命月給米二石懋通籍六
十年官僅三考立朝僅四十日城府不見其跡者四
十年粹中貞恪歆動一世表律天下楊廉稱之曰在
漢東都不為危言之叔度在宋鵲湖不立異論之伯
恭任極仕工部尚書石匱書曰章文懿不立門戶不
開講堂卓然聖人之道篤行君子也六十年在朝在
籍無不期於寔踐躬修其所以砥礪當世不更大乎

至如不撰張燈致語偶見而言之耳何足稱道哉

賀欽世籍定海其先成廣寧後屯為遼西人少穎敏
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翫讀成化二年舉進士
為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
霾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為用即日上疏解官去執弟
子禮事白沙既別肖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白沙謂
欽曰君言議侃侃無露鋒鈍要須和平沉深欽輒用
自戒杜門潛心聖學非吊喪問病不出也靜居數年

歎曰萬古聖賢惟此一理深契力行同歸無二遂推
所得以淑諸人泰陵初薦授陝西叅議撫治商洛以
老病母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其一請經筵勸講訪
求真儒以隆師友之臣其一請興禮樂罷斥教坊其
一薦陳獻章可大用其一請嚴絕內臣毋使干政疏
入報聞正德四年逆瑾枯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
守臣貪故遂先發聚衆縱火劫財大擾然相戒曰毋
入東街驚賀黃門欽聞往諭之曰渠輩既知悔即不

殺人可解。鎮城當有人至。爾輩直拜跪求生。慎無殺
人已。而撫鎮人果。須臾有言軍至且勅者。衆復呼
噪曰。賀黃門教我生路。當無謾語。又趨跪欽里門。欽
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雖至爾等第不
殺人。必有爾。無恐。衆遂定。城中不傷一人。欽不務博
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婚喪
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
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

凌溪釣臺稱曰醫閭先生子士諮鄉貢士博學篤行
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稱疾歸終身不仕石匱書
曰賀醫閭已拜黃門猶上疏辭官執弟子禮師事白
沙其虛心求益真能不愧古人乃其居里鎮俗盜不
敢入盡以驚王蠲數語解散卒賴以乂安桑梓是又
豈徒事口耳者所能窺測其際哉古人言有用道學
吾於醫閭見之矣

莊昶直隸江浦人成化丙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

院檢討與江西羅倫南海陳獻章相友善上元日上
欲設鰲山燈祀同編修章懋黃仲昭上培養君德疏
言甚剴切忤旨調湖廣桂陽州判未行用給事中毛
弘御史陳壯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左司副尋遭二艱
服闋不起巡撫都憲王恕訪定山欲以白金十五鎰
理其敝廬昶曰受官辦以理私廬可乎卒不受弘治
甲寅被薦召用巡撫何鑑躬詣定山勸駕繼遣應天
府官候行先是冢宰王恕司寇張瑄輩諸薦疏皆出

部檄非特旨昶曰吾以諫謫退處幾三十年矣今奉
特旨敢不行乎遂入京陛見大學士徐溥語即中郎
寶曰定山公我朝出色人當官翰林乃協輿情丘濬
素惡之乃語人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溥又語李西
涯曰定山君之故人君當注意我已致政不能為朝
廷薦賢矣西涯唯唯而已謁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
裕起延之以茶令四司送出部門昶曰第令不失已
官職外物耳吏部題復行人司副西涯語吏部曰留

都根本之地。定山還當官北陞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到任十二日。病風遂留野寺。明年丙辰。赴本部告歸。部不為題處。越明年丁巳。遇考察。尚書倪岳以老疾退之。昶歸家以病卒。世稱定山先生。所著有定山集若干卷。石匱書曰。莊定山清操勁節。不以官職為念。是其過人之行。而細攷其居身立念。定有本領。不僅僅以氣節為高也。若但以長揖吏部。槩其高踪。則與彼柔悅盧柟作何分別哉。

陳茂烈蒲田人先世故浙人為興化衛總旗早喪父
晝從總旗之後夜則讀書祖母憐其孤弱止之乃韜
鐙默誦潛心學問上希魯顏祖母沒賣屋以塋并葬
其父負土成墳間日行視哭盡哀乃返為人介狷自
脩不妄取人一錢舉進士奉使廣東受學陳白沙之
門與李承箕張翊等相切磋授吉安府推官保惠教
化營朴都絕權監察御史上疏論道士崔志端不宜
為尚書戶部尚書佾鍾諛倭取寵宜罷尋以母老乞

養茂烈為推官時考績京師至淮上冬月僵凍為御史衣布乘牝而已家居養母身灌園供甘旨暑夜不能具蚊帳惟日寃絃經書欣然自得蒲田人稱之曰孝廉先生蒲舉耆舊首推茂烈而彭韶林俊猶在其後正德中吏部奏茂烈清苦絕俗請改晉江教諭使資祿近地疏辭不赴後二年有司復請給之廩粟事聞特詔與米三石茂烈復疏辭曰微臣有母今年八十六家世貧陋衣食靡給積有餘米臣家寒儉臣母

以故安臣之養而臣亦得自遣其貧非臣有及人之
廉盡已之孝也 陛下隆事親之風長不貧之化下
逮疏賤荷蒙收恤其為慶幸寧臣一家獨念臣母鞠
臣艱苦萬狀來日無多雖勉盡心力尚難為報古人
行傭負米皆以為親幸臣貧勞尚未至是願自致自
哺之情不敢重煩有司奏上不允其後母沒茂烈枕
苫終喪近枕處頭髮盡禿卒之日天氣黯黑道路流
歎而竟無子巡按御史王應鵬言茂烈廉約如石可

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在困身死無
後乞加卹典用勵士風詔蓋坊里門祀之鄉賢月再
給米其家陳白沙曰韓退之稱孟東野無田而衣食
事親左右無違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
之時周有之矣林見素曰陳時周領悟既深輔養尤
粹每一晤言躁慮消息宿疾頓瘥其物品當是黃憲
管寧之右得在聖門可幾弓損石遺書曰陳踊田舉
進士拜御史猶忍飢忍凍身自濯園以奉其母御史

之貧非天貧之非人貧之蓋其自有以貧之也遭際
聖明使其資祿近地不受詔與之月米亦不受則世
間更無可受之物矣清介如此乃竟無後天道有知
其更何說哉

羅欽順父用俊國子助教欽順舉弘治五年鄉試第
一明年第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久之遷南京國
子司業送父歸家因乞終養吏部不與題奏留家久
之劉瑾用事嚴補職之禁除名為民瑾誅復官累遷

吏部右侍郎。世宗即位，轉左遷南京吏部尚書。以父病乞休，詔許歸省。尋改禮部尚書。會父沒，服闋起用舊官。奏辭不允。俄改尚書吏部。時張璉、桂萼用事，欽順耻與尚同，懇疏乞休。許之。欽順之學始以禪入，後悟其非，慨然聖人之道，而深闢釋氏之謬。其學以精言性，以神言心，以變言情，以合一言理。氣以道心，謂性以人心，謂情以理，一分殊明理氣之合一性體至精，故道心以為微，惟精所以審其幾，情用至變，故

人心以為危。惟一所以存其誠。統體一太極。故理之一惟之靜也。天命之初也。人皆可以為堯舜也。各具一太極。故曰分之殊。情之動也。率性之道也。則柔善惡生其間。仁見為仁。智見為智。百姓見為日用也。釋氏一家之言。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所謂覺。第知覺之覺。不能要於天命之本來。而徒以空寂靈妙為境界。是以格物致知。皆弁髦之無用。遠之陸象山。楊慈湖。近之陳獻章。王守仁。其學皆原於此。則何以使物

我俱融內外兼照盡己性以盡物性以達經世宰物
之用所著有困知記三篇其於性情心意之蘊學問
之原斤斤芒芴之間而皆出於苦思妙契之餘頗其
學不開門授徒有請益者則開示之是以世人競趨
王氏學嘉靖二十三年行年八十巡撫都御史張岳
上言欽順操斤異端有功聖門宜隆尊年之典使縉
紳學士知欽順以正道正覺見優朝廷士趨民習莫
不率屬上使巡撫巡按及門存問居三年卒贈太子

太保謚文莊欽順有第二人欽德欽忠先後舉進士
時號羅氏三鳳欽德按察使欽忠都御史欽順父壽
三子前致酌父各賜之酒以欽忠能其官子二酌欽
德次之予一而獨酌欽順三石匱書曰耳辨絲竹口
辨澠淄此則格物之力若孔子之識萍寔識蘋羊未
嘗經見則又全仗致知之力矣晦庵得力在格物象
山得力在致知此皆論入門不論究竟朱陸似有殊
途及至到家則共坐堂奧不必論其從外入從內出

也、羅文莊故是輔朱說者也、然亦不得說壞象山、

呂柟、陝西高陵人、少志聖賢之學、危坐莊誦、祈寒酷暑、不越戶樞、居母喪、哀毀骨立、弱冠為授學、楊一清所知、既舉鄉貢、就業太學、與崔銑相友善、邑人高朝用為戶部郎、時遇檢討王九思曰、吾邑有顏子子知之乎、孝宗賓天、諸生哭臨、具禮耳、柟獨大哭出涕、群衆指目為迂、正德三年舉會試、廷對第一、知者皆愕然、歡喜曰、此真狀元矣、劉瑾以鄉人致賀、柟峻却、

之任翰林修撰二年西夏構亂柵䟽請上入宮親政
事庶禍本潛消宗社可保瑾惡其直欲殺之遂與何
瑋引疾去瑾使校尉尾之至真定無所得返柵抵家
數月瑾誅陝之縉紳株連者多人服其先見杜門力
田養親父或因小失責次子梓柵跪而同受責父怒
旋解科道荐乃起供舊職上勤學䟽謂文王緝熙敬
止咸和萬民斯享盛治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慾太
祖一舉而取之可為深戒或諫其過直柵曰昔賈山

借秦為喻文帝尚能用之矧主上明聖遠過漢文吾
獨不能為賈山乎疏上蒙嘉納以乾清宮災復應詔
陳六事其遣去義子番僧取回鎮守太監尤人所不
敢言以言不行復求退秋父病侍湯藥夜衣帶不解
晝履無聲及卒痛發嘔血將葬時大雨如注徒跣擗
踊蹈泥淖中道路環視有泣下者塋畢廬於中門外
旦夕不輟客有托交游以三百金求書者枹峻拒之
曰人心如青天白日奈何以禽獸相視也客慚而退

都御史盛應期御史朱節熊相曹珪累薦適世廟入
繼大統首召柵遂幡然有用世志壬午與修武廟實
錄上御經筵當進講是日值仁祖淳皇后忌辰
因口奏宜著慘淡之服罷酒飯之賜朝論避之大禮
議起意見與時不合復以十三事自陳上曰此大
臣宰相職柵忤慢乃為已咎下獄考訊尋謫解州判
官知州缺攝州事於是恤鰥獨減丁役勸農桑築堤
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居三年御史盧煥等累薦

稱其為王佐才。陞南宗人府經歷。轉南吏部考功司
郎中。尚寶司卿。設教鷺峰精藍。吳楚閩越士從者殆
百餘人。時張永嘉應詔出南都。有醜禮為賀者。柙
托以官卑俸薄拒之。陞南太常少卿。太廟災。乞罷黜。
答天戒不允。陞北祭酒。陞南禮部右侍郎。同諸公卿
謁孝陵。衆將着緋柙。曰望墓生哀。至青衣角帶。衆從
之。署吏部薦文武士。可備將相之選者數人。值太變。
遂乞致仕。歸。壬寅六月。疽發背。坐卧北泉精舍。至七

月一日辛年六十四所著有四書因問易說翼書說
要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外篇史約小學釋寒暑
經圖解史館獻納宋四子抄釋南省奏稿涇野詩文
集石匱書曰皇明狀元如羅永豐舒進賢羅吉水張
山陰及呂高陵皆力行忠孝可謂不愧科名而人且
稱之以道學夫道學何昉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
已矣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聖門舍忠孝之
外別無道學則今之分門別戶談玄說妙皆謂之假

道學可矣。

羅汝芳江西南城人年十五閉關臨田寺几上置鏡與盂水對之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成疾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循其言求之病漸愈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未可以仕不就廷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建從吾山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嘗苦格物義難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父不為釋然三年之後一夕

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父亦躍然起舞曰
得之矣因回憶往年從師論道徒成畫餅饑飽了無
干涉癸丑北上赴廷試初仕為令入為部郎出知寧
國府所至不事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為功課歲大計
以守入覲華亭會同志於靈濟宮汝若妮妮發明湍
志而去返郡未幾丁父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有
步隨至盱江者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癸酉起復入
京見江陵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

味耳江陵默然補東昌守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還雲
南副使為開水利塹城濠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
信從益衆轉藩叅賁捧入京禮成遂請告出城同志
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惡之嗾言官疏劾致仕歸復
與諸門人走安成下劔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
張皇此學戊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
一日夙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
教曰徒言也不足道滿前洋溢俱足發育峻極左史

萬賓蘭問疾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毫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滯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時更有何物自是絕筆明日為九月朔盥櫛出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行矣諸生懇留盥栢一日許之次日命諸孫掖至正寢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謚曰明德石匱書曰明德先生初學嘗苦格物之義不明乃錯綜

前聞互相參訂及至得手則純是致知之學所謂一切放下放下時更有何物直至此地而格物之義方是了義然則朱陸兩家又作何區別哉

羅洪先吉水人自幼端重不為嬉弄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肩摩自知為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尚自攘攘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告母李宜人識者知非埃壘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峰之為人年十五聞王文成講學虔臺心即嚮往遂早視舉

子業常斂目端坐。同舍生謂之曰。是羅道學先生耶。
此傳習錄出。奔假手抄。玩讀至忘寢食。年二十二舉
於鄉。嘉靖八年廷試。世宗親閱所對策。御批云。學正
有見。言謹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賜進士及第。第一
人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而丁外艱。哀慟深至。苦
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一日讀楞嚴經。得及聞之旨。
遂覺此身在大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覩其顏貌。驚
服。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乃反求諸孔孟。與同郡

鄒文莊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召改左春坊贊善疏
請預定東宮朝儀忤旨罷為民家居削跡城市應酬
禮文辭受取與一裁以義人不敢干以私遊衡嶽僧
楚石密授以外丹拒而不受里中得石洞故為虎穴
荆莽蓊鬱闢之可容百餘人命曰石蓮自是多洞居
時出聚友於雲浪閣四方縉紳士人請益者日衆贛
江水漲洪先宅舍漂沒假宿田家撫院馬森以洪先
家故宴而嘗卻臺省餽坊數千金貯縣帑檄縣取為

構室助竟辭之荆川唐順之以兵事起官約偕出洪
先曰天下事為之非甲則乙其欲為未能者得兄任
之即比自效可也奚必找出時相亦貽書致意洪先
答書願畢志林壑年踰五十謝容屏居室中止半榻
默坐榻間不出戶者三年能前知人或訝之答曰是
偶然不足道比荆川計至爰始下榻邑當造賦冊念
說灑重為民病戒里中按畝收賦督冊憲使即以邑
冊請洪先任之於是宿弊頓革貧者歛眉更生此疾

作于世光適赴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兒歸但語以
莫厭窮窮固自好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
巾歛手端默而卒年六十一洪先始歸田攻苦鍊
寒暑躍馬彎弓考圖觀史其大若天文地志儀禮典
章漕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
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詢曰苟當其職皆
吾事也年垂五十覩時事日非乃絕意仕進然飢渴
由已槌市引車之衆未嘗一日忘天下士想望其出

以卜治平而竟不果隆慶元年詔贈光祿寺少卿謚
文恭石匱書曰羅文恭從陽明入路原與禪相表裡
特於心學中不廢事功畧有差別耳文恭每日驚曰
得無誤入禪耶除却禪理別無聖道悟得聖道即是
禪理文恭着此一驚不踐跡矣六猶未入於室也往
來攘：還在夢中此地急須喚醒

張元忭謚文恭其先蓋蜀之縣竹人從家越之山陰
父天復以進士至太僕卿文恭生而古貌魁然嶽嶽

負意氣會楊忠愍諫死遂為誅詞慷慨泣下太僕大
奇之嘗讀書至大學格致篇曰物之表裡精粗無不
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輒掩卷嘆曰毋乃倒
言之乎已聞王文成良知之說遂潛心理學嘉靖戊
午舉於鄉數上公車不第戊辰歸自京師而太僕有
滇難蓋太僕故嘗副滇泉擊武定叛夷有功忌者中
以蜚語卒從吏訊身被太僕萬里赴逮於滇已復馳
如京白狀當事者比有詔免太僕官歸越復馳履及

門血縷縷滅趾天下聞而哀之庚午游太學明年舉
南宮射策賜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脩撰自以遭逢
聖明釋趺取上第廩廩期有以自樹日素筆守官下
蒐羅金匱憲典而研究之詞林故清署弟雍容以文
墨自高稍涉事輒引代庖為解乃獨聚徒講求世務
人才相與籍記之戶外屨嘗滿每抵掌論天下事不
為首鼠兩端萬曆元年嘗疏直御史某且請進講女
傳於兩宮以修二南之化不報戊寅免太僕喪起家

奉旨教習內書堂曰若曹星近皇位不可去可使習
為善勅貂管蘓非人乎乃取中鑒錄自為條解又作
訓忠諸吟令歌之會皇子生奉書告楚藩因上匡廬
浮沅湘還取道武夷所至多題咏丁亥起家用詞林
久次起為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充經筵講
官遇覃恩即疏白太僕寬狀請以恩及已者移太僕
冠服至是復申前情忤旨格不行乃仰天泣曰吾不
可以下見吾父矣武定之後吾父躬櫟甲冑斬首虜

千級口碑具在乃今幸事明主而不能為父洗沉寃
長負君親吾死為後蓋居常深念兩世登朝父建功
不讐志以歿願以身代父報國而卒且微國恩報父
故終其身有緹縈之恨竟以此鬱鬱致疾疾革願弟
子呼陛下者再又曰朝廷亦多有人乃瞑平生雅
志聖賢之學宗王文成然不空事口耳頗務以實踐
為基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近世
學者徒剽文成之外郭耳人謂朱陸同源而未流乃

岐之于是手摘考亭所論著與文成意符者彙集之
題曰朱子摘編以祛世儒之惑其特操端介絕不喜
娵妍事人然坦焉踰中庸之庭亦不欲以奇行自見
蓋文恭之進也出江陵門下當其炎炎時平者蟻附
高者鷲鳴而獨不隨不激有以自守嘗語同門曰某
門人也阜囊白簡之事當以待他人乃若喪請留病
請禱某即死弗為矣里居數年私刺不父公門然事
關公義則建議侃侃當道奉其言如著蔡初太僕作

山陰縣志未成績成之已又創紹興府志會稽縣志
義嚴家鉞足稱一方信史他所著有雲門志畧山遊
漫稿槎間漫筆行於世又有不二齋稿志學錄讀尚
書考讀史膚評皇明大政記讀詩考藏於家二子長
汝霖萬曆乙未進士仕至貴州提學副使次汝懋萬
曆癸丑進士拜御史仕至大理寺丞石匱書曰王龍
谿品藻諸賢而獨曰陽和予如高山大川蓋先予高
明磊落直以天下為己任人且望其為救時宰相而

惜乎惟天不造乃不慙遺一老也生平究心理學嘗
言孔子言仁孟子言義程子言禮陽明言知先子確
然以一信自守而陽明之學失則禪乘先子其一砥
之矣

楊起元廣東歸善人弱冠賊躡東平焚民舍起元為
亂兵所掠從容賦詩自若賊異而釋之萬曆丁卯舉
廣東鄉試第一人三試南宮不售乃游金陵下帷績
學遇盱江黎允儒欣然相得允儒為近谿羅先生之

錫為述先生言行甚具起元大契於中駁駁嚮往丁
丑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丙戌分校禮闈是歲冊
封崇藩取道盱江執贄羅先生而受業焉往復叅證
因大悟性命之宗曰乃今客得歸矣因次先生會
語為答問集又摘其論仁者為識仁編日諷誦之并
示學者丁亥進修撰戊子校士八閩試策大發所學
同志者爭傳誦不置己丑分校禮闈三月遷國子司
業辛卯充經筵講官上崇聖志勤聖學疏壬辰復分

校禮闈先後所得多名士聞父喪奔還服闋起國子
監祭酒兩中書省南京禮部右侍郎修皇陵功成上命
祭告起元至中都士大夫暨諸子於來問學起元即
中庸首章反覆開論中多興起者丁酉秋因災異復
上恭初勤學疏尋遷南吏部戊戌召為吏部右侍郎
兼侍讀學士未行而母夫人卒於官舍起元扶櫬還
己亥八月營塋事躬荷畚鍤哀毀之餘感寒疾遂卒
所著有證學編楊子學解論學存稿楊子格言楊

子政序輯白沙語錄證道書義等書行於世石匱書
曰讀楊復所之書而後知復所之超悟也復所有四
書評數卷不下註脚不立訓詁只以白文內數虛字
開字無着落字翻出妙理如論語異與之言句朱子
訓以異言復所謂言無二言即此語語之言異而與
之言耳剔出一字通體靈具悟後名通是豈章句之
儒所能夢見也哉

鄧以讚新建青崗里人隆慶下邳舉於鄉辛未舉進

士第一人廷試第三人官翰林院編修不妄交游慎
取予茹荼忍寒吟嘯自若萬曆改元江陵當國以讚
以門人時有匡拂江陵勿喜遂請告丁丑強起至武
林念太夫人未偕復歸時龍谿講學西湖以讚往叩
龍谿曰何功以讚曰此體無止即以無止為功又問
曰信得良知不曰新建從萬死一生得來豈敢置疑
惟是以知是知非為良知竊恐學者妄認耳龍谿首
肯之復問曰公願學何人所做何事以讚曰天也不

倣地也不倣聖賢也不倣龍谿曰秀才家何得如此
大言而以讚實以光明絕學確為己任嗣後江陵橫
政愈甚群望以讚出山庶幾有入已邛一就列言竟
沮遂還里朝夕依太夫人側諸縉紳罕覩其面惟昆
弟朋友互相切究有友人以用世進者曰學不到舍
我其誰終非天民書屏几曰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
怒而威用世一番須令天地變化草木蕃植始為不
負然其功實基於潛如龍不在能見能飛而在能潛

倘乘雲霧上青天使人窺一鱗一爪何以霖雨天下
易之密書之微詩之網皆是義也客座偶有齟齬者
即自省曰我未誠耶澄心半刻客竟易顏常曰我嘗
虛而人不礙我不留而人自化又曰從氣上起終是
乖戾從性上發自爾中和其虛明若此家居臺省薦
剡無虛日戊子特疏起蔡修不赴辛卯起宮允管司
業事疏辭已拜南大司成南雍士尊尊向化晉吏部
右侍郎方大計以讚指天自誓即故人親知不一顧

計籍出人共稱服亡何署宗伯事疏請建儲至再至
三忽有三王並封之旨以讚抗疏力爭事遂得寢尋
以太夫人謝世過哀感疾長逝先是病宿郊寺知友
強之歸僅存殘息道路是虞乃抵家正衣冠坐曰奇
事奇事諸縉紳言此時政見學問舉手謝曰不敢不
勉遂端坐而逝守臣以聞詔贈禮部尚書謚文潔生
平寡交游獨與張文恭元忬稱莫逆朝夕砥礪以聖
賢自期檢點精密隱德至行事事非人所幾以毋憂

歸買山卜塋輓車已發矣賣主復少有言文潔曰吾
將以安親魄今人情未調即親靈未安遂扶柩復歸
於寢至其人悔謝然後營兆焉張文恭去世文潔自
江右匍匐奔喪撫棺大慟為卜塋地自持畚鍤不避
泥潦襄事已頓行文恭長子汝霖買舟往送文潔屢
歎汝霖跪請先生何以箋歎文潔泣曰人言汝不肖
廢學業余為若父泣耳汝霖亦泣曰姪以才庸久困
場屋耳寔未敢自棄文潔曰若尚能文乎吾面試之

遂拈六十而耳順題立成一藝文潔擊節稱快曰予
文當名世何止科名陽和其不死矣明年汝霖遂舉
應天鄉試第六人再明年成進士後以古文辭名世
如先生言石匱書曰鄧文潔胞襟高濶口角犀利見
地自與人不同特恐其天也不做地也不做聖賢也
不做連自家也不做耳了手一着乃大呌曰奇事奇
事見謂奇事還未抵家及至抵家有何奇事

陶望齡會稽人萬曆乙酉鄉試第二乙丑會試第一

廷試第三授編修與同官焦竑袁宗道黃輝相友善
朝夕講究與某弟與齡書謂向時迷陋視一科名以
為究竟正如海師妄認魚背謂是洲岬吾輩須大開
眼目提起此身在公卿大夫之上勿令謂些小得意
事壓倒即前頭有無窮進步地矣辛卯兄與齡棄世
父恭惠以哀慟致病亟請告歸養朝夕視膳百道承
順病得漸損甲午詣闕補原職同修國史乙未分校
禮闈得人獨盛已復請告返越戊戌丁外艱服除奉

其母北上復補原官尋轉中允知制誥癸卯典試留
都甲辰請告歸暮年起國子監祭酒以母老上疏懇
辭詔以新銜在籍戊申母病不起柴毀踰節感寒疾
遂卒先生囊無一錢不能具殮門人余懋孳為山陰
令具棺衾殮之先生學守精嚴旁通禪乘其弟爽齡
常稱之曰先周望科名先儕輩未嘗以科名自多文
章擅海寓未嘗以文章自命操行如玉雪絕無瑕玼
未嘗以盛德自居恭叩精猛誦習靡間時有超詣非

凡所幾未嘗以善學自安所謂不自滿假惟日不足
者非斯人而誰與歸所著有歇庵集若干集卷萬曆間
賜謚文簡弟爽齡與文簡同志操舉萬曆癸卯鄉試
以孝廉司李肇慶尋陞濟寧州守以羶地力辭歸里
與念臺劉先生朝夕講學白馬山以恬退潛泊見稱
于八晚號五退居士信通堅凝時人稱為二難石簣
書曰余及見石簣先生清如楚鶴靜如止水其得力
全在禪定特恐耽於孤寂墮落頑空耳禪理深沉一

入難出、儒者於此、政須站脚得定、亦如海師妄認魚背、謂是洲嶼、此地政大有錯在、

周汝登、刻人萬曆丁丑進士、初授南京工部屯田主事、督稅蕪關、以課不及額、謫兩淮運判、尋轉南京兵部主事、丁酉陞廣東僉事、己亥陞雲南布政司左叅政、以母老道遠、上疏乞休、得旨致仕、辛丑建海門書院、癸卯與陶石簣講學於會稽、己酉講學於武林、庚戌起湖廣叅政、壬子陞南京尚寶司卿、甲寅署應天

府事建陽明書院於南都丁巳陞滁州行太僕寺卿
天啓辛酉陞南京光祿寺卿甲子陞通政魏璫用事
即請骸骨得旨以戶部右侍郎致仕汝登自釋褐之
後強半林居日以講學為事四方請政者戶履常滿
汝登蔬食菜羹款接不倦學者稱為海門先生講解
名通娓娓不倦或問遷善改過曰改過即是遷善顏
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此而已人不
能無過如身不能無痛癢有過便覺便是知痛知癢

一覺便改便是痛處摩癢處搔一改便了便是本無
痛癢亦無摩搔彼泥現成之說者是謂全無痛癢也
泥無工夫之說者是謂全不搔摩也若道常須照管
者是謂預摩以待痛預搔以待癢也皆非也又有一
種怕事人總痛癢便道是大病便大憂疑又有一種
求效驗人道我如此調護何以尚有痛癢妄自悔恨
又有一種多事人痛癢已過還記着舊痛癢處着力
提防所以轉急轉遲轉求轉遠學者不可不知也又

語學者曰學問考證全在日用境緣打得過辟如行路大地本無礙只要眼開眼開難以強承須驗之足下近時學者有兩種一種出門有礙不求開眼只去講求步履之緩急以為準繩詢問里道之險易以為趨避此顛倒之俗學也一種自謂眼開動輒是礙東邊撞着頭強云也是西邊失却脚還道不妨此虛頭之學也學者患此二病盧扁難醫所著有王氏宗旨四卷四書宗旨六卷海門先生稞言若干卷藏於家

崇禎己巳年八十三歲石匱書曰越中道學家言如王龍谿周海門皆其甚有口者也懸河之辨誰往其口而龍谿在官好干請頗多物議海門家居久余見其年譜多已甚之事亦憎茲多口若其解說名通自是登峰造極倘在聖門亦必入言語之科矣

石匱書曰昔人言晉人清談宋人道學後遂以亡其國夫清談如謝太傳道學如程明道國且依賴至如清談之變為月旦道學之變為黨錮此皆其末流不

足道也。我明道學如薛河東、羅永豐輩，皆以經濟忠貞文章節義楷模當世。鼓吹休明，及後東林一出，水火玄黃，卒以線索門戶壞我國家。然則儒林之名，其可輕予哉。

又曰：道學家言余非不心儀之，而厭其講學，謂其褻身肅括則已矣，而口鐸奚為耶？且使有口者之未始不竄身入也。吳康齋、陳白沙諸君子講學者也，講學而有不徒講學者存，此真講學者也。今之講學者，

有若乞人取他人媪負之泣曰餓死我母矣不知者
施甚厚此以聖人之道乞者也